

裁 军 谈 判 会 议

CD/PV.999
26 January 2006

CHINESE

裁军谈判会议第九九九次全体会议最后记录

2006 年 1 月 26 日星期四上午 10 时 15 分

在日内瓦万国宫举行

主 席：日斯拉夫·拉帕茨基先生 (波兰)

主席：我宣布裁军谈判会议第 999 次全体会议开始。

在昨天举行的主席磋商中，我概述了关于裁谈会今后几次全体会议的计划，请各协调员转达各集团。按照这些计划，我打算将今天的会议用于就与裁军谈判会议相关的任何主题进行一般性发言。因此，我现在请大家参加讨论，就这些主题发言。

今天全体会议的发言者有：阿尔及利亚的哈姆扎·哈利夫先生、荷兰的约翰内斯·兰德曼大使和日本的美根庆树大使。

我现在请阿尔及利亚代表哈姆扎·哈利夫先生发言。

哈利夫先生(阿尔及利亚)：贾扎伊里大使临时住院，他请我代表阿尔及利亚代表团最热烈地祝贺你就任裁谈会主席。我愿向你保证阿尔及利亚代表团的善意与合作，帮助你实现重新开始我们的工作的目标。你在休会期间不懈努力，确保我们的工作取得进展，我还要就此向你表示敬意。阿尔及利亚代表团还愿借此机会，感谢裁谈会秘书长谢尔盖·奥尔忠尼启则先生、裁谈会秘书耶日·扎莱斯基先生，以及秘书处所有工作人员，感谢他们对我们工作所作的宝贵贡献。我们对今年迅速通过议程感到高兴，希望我们这次将能够就工作方案达成必要的协商一致意见。

在裁军和不扩散问题、特别是在核问题方面，2006 年届会之前的一年，我们至少可以说是毫无结果。众所周知，去年五月举行的第七次《不扩散条约》审议大会以失败告终。更糟糕的是，人们以带偏见的方式解释关于这一失败的实际诊断，不将其归因于某些核国家拒绝同意核裁军，而将其归因于支持条约本身的互动式三方办法——核裁军、不扩散和和平利用核能——的内在逻辑。可以说，2005 年联合国峰会这道最后防线也未能避免这一命运，因为最后文件中去除了关于裁军和不扩散的章节。

十分遗憾，基于条约或机构的多边机制——如裁谈会——无法有所作为，而安全局势日益困难和不确定。其证据是：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及其运载系统的扩散风险、远远超过威慑所需的大量核武器和裂变材料、发展新型核武器、将外空纳入国防政策和战略、向国防部门拨付巨额资金，恐怖主义现象以及恐怖集团有可能

(哈利夫先生，阿尔及利亚)

获得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风险。而且，一个核国家最近宣布，保留——甚至对非核国家——使用核武器的权利，此举进一步削弱了国际和平与安全。

在动荡的国际局势中，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多边主义，其基础是《联合国宪章》的原则和国际法——特别是维护和平优于单纯的安全关注、以及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不干涉原则。只有以这种方式，我们才能够以真正能够导向和平的集体安全的共同概念为基础，找到有效和持久的解决办法。这一概念远离了管理国际事务中的任何好战的形式，以法治为基础，强调合作、相互尊重、共同利益、信任和团结。

加强和巩固国际和平与安全，要求我们按照国际社会为自己确定的目标——即普遍和彻底裁军，就军备控制和裁军作出坚定的承诺，义无反顾地采取行动。1978 年第一届裁军特别联大最后文件——被称为十诫——查明了优先事项，为我们指出了建设一个和平世界要走的道路。

当然，我们必须面对的第一个威胁就是核武器的威胁。核武器的破坏能力和长期影响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正如 2005 年 6 月 13 日不结盟运动外交部长多哈特别会议所强调，它关系到人类和文明的未来本身。只要这些武器存在，核对峙或意外使用就不能排除。而且，我们认为，对自愿放弃致命的核选择办法的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此种武器没有任何道理。罗伯特·麦克纳马拉先生在 2005 年 5/6 月的“外交政策”上题为“天启在即”的文章中很好地概括了这一问题：

“对一个有核装备的对手使用武器就是自杀。对无核的敌方使用核武器军事上没有必要、道德上令人厌恶、政治上无法自圆其说”。

我们呼吁核国家负起责任，履行其承担的义务和作出的承诺，特别是在 2000 年第六次《不扩散条约》审议大会上协商一致——我强调协商一致——通过的 13 项实际步骤，以便创造有利于促进国际和平与安全的缓和的气候。有许多措施可以促进实现实现和平与安全的世界的目标：取消核武器的警戒状态、以逐步、不可逆转和可核查的方式销毁核武器，以便完全彻底消除核武器；《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生效；在军事理论中减少核武器的作用；根据香农报告，谈判一项国际文书，禁止为制造核武器或其他核爆炸装置生产裂变材料等。

这不是一条可供选择的道路，而是源于《不扩散条约》本身的义务。国际法院不是在 1996 年 7 月的咨询意见中说，核国家有义务真诚地开展和完成将导致在

(哈利夫先生，阿尔及利亚)

严格有效的国际监督下实现所有方面的核裁军的谈判吗？如《不扩散条约》第六条所规定，仅在争取核裁军的情况下，核国家才得到《不扩散条约》之下的核国家的地位。1995 年第五次《不扩散条约》审议大会所作决定明确表明，关于无限期延长《不扩散条约》的第三号决定是在第二号决定之后作出的，缔约国通过该决定提出了一套核不扩散和裁军的原则和目标，承诺作出系统和渐进的努力，全面削减并最终消除核武器，我们还需要回顾这些决定的时间顺序吗？通过在 13 项具体步骤框架内界定的行动，第六次《不扩散条约》审议大会进一步重申并澄清了这一点，特别是核武器国家明确采取行动，按照第六条之下的承诺，努力完全消除其核武器和实现核裁军。

我们不得不承认，由于扩散的风险，裁军领域的挫折、以及根据第四条行使为和平目的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等关键问题，作为不扩散和裁军制度基石的《不扩散条约》正在经历困难的时刻。我们愿着重指出，只有按照使其通过成为可能的均衡的逻辑发挥作用，《不扩散条约》才能有效：不扩散、裁军和和平利用核能之间的均衡。该条约的两个方面有一种互动关系：不扩散为裁军创造必要的条件，裁军加强和强化不扩散。而裁谈会和其他论坛目前的僵局则侵蚀了不扩散的准则，具有有害的影响。顺便提一下，我们不当在下一领域针对错误的目标。真正引起关注的并非行使为和平目的利用核能的权利，这一权利载于该《条约》第四条，而是有可能为该《条约》所禁止的目的滥用此种活动的风险。我们正面临涉及自由和独立地行使为和平目的利用核能的权利与不扩散核武器的要求的困境。阿尔及利亚的立场众所周知。我国支持并赞同能够加强和巩固不扩散制度的措施。作为《不扩散条约》缔约国，我国在《不扩散条约》的框架内，通过全面保障协定与原子能机构挂钩。我国赞成安全理事会第 1540 号决议，并准备签署原子能机构的附加议定书。然而，我们愿强调，为和平目的利用核能的权利仅在涉及严重违反不扩散核武器义务的情况下才应当限定，而不是以纯粹的怀疑为根据。我们认为，这一问题的解决办法在于确立多边机制和工具及国际规范，能够以持续和永久的方式在核活动方面确保必要的透明度。由于其职权范围，国际原子能机构是承担这一任务的适当框架。原子能机构拥有从事这一任务的专门知识、经验和工具。

(哈利夫先生，阿尔及利亚)

除全面保障协定和附加议定书外，我们迫切需要一项有法律约束力和可核查的多边条约，禁止为核武器或其他爆炸装置生产裂变材料。我们确信，特别报告员报告中提出的这样的一项条约，以及 CD/1299 号文件提议的有关任务授权，将使人们有可能制定必要的规则，阻止任何偏离的企图。

无核国家放弃了为军事目的的核选择。因此，它们要求，在一项不歧视的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文书框架内，得到消极安全保证，免于对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只有这样才正常。

区域无核化是争取核裁军的一个重要步骤。有些区域已经通过条约，建立了无核武器区，我们对此表示欢迎。尽管有第五次和第六次《不扩散条约》审议大会的决议和结果，尽管有安全理事会 1991 年第 687 号决议，特别是其第 14 段的规定，中东地区仍然还没有任何文书使其摆脱核武器。这一目标的实现取决于以色列国的善意，以色列是该地区在《不扩散条约》之外的唯一国家，并拒绝将其核设施置于原子能机构核查制度之下。我们敦促国际社会就该国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便使中东能够最终成为无核武器区。

外层空间是人类共同遗产的一部分，应当完全用于和平目的。外空军事化是不稳定的一个来源，威胁到国际和平与安全。

裁军谈判会议作为裁军领域唯一的多边谈判机构，是处理我刚才提到问题的适当框架。不幸的是，裁谈会陷入僵局已近十年。简言之，我们仍然认为，为了争取一个完整和平衡的工作方案，五大使提议继续是一个客观和现实的基础。我们请裁谈会主席创造必要的势头，讨论该提议以及其后的意见和提议，以便达成适当的平衡，争取一项响应所有各方优先事项的工作方案。

我们认为，裁谈会应当向民间社会敞开大门，对我们在此就各项问题开展的讨论，民间社会可能大有帮助，可以作出很大的贡献。我们感到，在他处发生各种事态之时，裁谈会不应当置身一旁，无论是在裁军领域——如关于小武器的《渥太华公约》或《生物武器公约》，还是在其他领域，诸如人权、环境等领域。

先生，你关于 2006 年各位主席参加和协调问题的建议将能够保证我们工作的连续性，保证采取后续行动，正如你关于设立主席之友小组的倡议能够为裁谈会注入动力，推动其工作一样。

(哈利夫先生，阿尔及利亚)

从我们的角度来看，裁军的最终目标是建立和平，为人类的福利创造必要的条件。所涉的问题是裁军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问题。我们遗憾地注意到，根据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出版的 2005 年报告，2004 年，全球军事开支约为 9,750 亿美元，而与此同时，数亿人却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还有其他各种灾难，如蔑视最基本人权的流行病。

主席先生，我愿向你通报我国开展的一些活动，以履行《禁止杀伤人员地雷公约》之下的义务。去年 11 月，甚至在《公约》规定的时限之前，在共和国总统主持的公开仪式上，阿尔及利亚按照《禁止杀伤人员地雷公约》的规定，完成了销毁其储存的杀伤人员地雷。

主席：我感谢阿尔及利亚代表，并请哈利夫先生转告贾扎伊里大使，我祝他早日康复，希望他很快就来参加我们的辩论。我现在请荷兰代表约翰内斯·兰德曼大使发言。

兰德曼先生(荷兰)：主席先生，我感兴趣地阅读了你在开幕会议上向各位代表散发的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先生的贺词，他在贺词中特别敦促我们鼓励我们各国外长今年在裁谈会发言。关于这一贺词，我有三个问题。我的第一个问题是，联合国秘书长最后一次在本机构发言是什么时候？我的第二个问题是：散发贺词是因为我们的秘书长、即裁谈会秘书长缺席，且没有作出任何解释。缺席我认为的一次非常重要的会议——本机构的开幕会议。这里不是桥牌俱乐部。不是茶话会。这里曾一度是世界和平的核心机构之一，我们希望其再次如此。因此，如果确有理由缺席，无论是个人原因还是其他原因，我们都希望知道。我们有权知道。我的第三个问题是：我们曾经有一位副秘书长——裁军部主任。我们都知道他已经离任。现在我们秘书处裁军部范围内已经有好些空缺职位没有填补，因此我相当担心，也很想知道目前状况如何。我们何时能够指望日内瓦有一位新的副秘书长/裁军部主任？

回到开头的问题，即鼓励各国外长来此的问题。很抱歉，在目前的情况下，我绝对、完全无法这样做。我们确实必须首先表明，值得这样做，我们有东西用

(兰德曼先生，荷兰)

以表明，在此我必须承认，有的时候，在这个美丽的房间里，我抬眼仰望，看到何塞·玛丽娅·塞尔的杰作正在碎裂。我希望这不是一个征兆。

主席：谢谢你，兰德曼大使。我记下了你的问题。我们将尽力解答你的问题。我希望很快。我现在请日本代表美根庆树大使发言。

美根先生(日本)：我的问题有点不同，但这是我首次在本届会议的一次正式会议上发言，主席先生，请允许我祝贺你就任主席，并向你保证，在我们共同的努力中，我国代表团将予以全力支持和充分合作。

在你的倡议下，六位主席聚会一堂，以便使今年的届会顺利进行，我就此向你表示赞扬。我无须重复对裁谈会目前状况的评估。在此的每一个人对情况都十分了解。但是，我要着重指出，外界对裁谈会的看法已经达到了不能容忍的地步。

我们都知道各自在工作方案核心问题上的立场。因此，就工作方案达成一致意见已被证明十分困难。我们可以再次尝试，看是否有可能达成协议。但如果最后没有可能，我们不应当把时间浪费在讨论这一问题上。而必须侧重于就有关问题的实质开展工作。

我赞赏滚动式的讨论，以查明裁谈会所要处理的问题。估计目前的情况并确定一个良好的起点，这是一个新的主意。

由于裁谈会届会每年举行，提前为全年制订一个时间表是一项最起码的要求。任何会议都有时间表。为了就某些问题进行实质性的讨论，成员国需要时间准备，包括与各自首都磋商，起草会议文件或提议，以及派遣专家。我们需要知道，特定问题何时讨论，以何种方式讨论。有些人可能认为，制定具体的时间表会妨碍讨论的自由节奏，但我相信，议事规则(第 30 条)已经提供了灵活性。任何成员国都可在任何一次全体会议上提出与裁谈会有关的任何问题。

具体涉及这些问题的时间表非常重要。因此，我们对主席打算在其主席任期内宣布今年的时间表表示赞赏，但如果能够提前，我们将更为赞赏。

主席：我感谢美根大使的发言和他对主席所说的客气话。我现在请挪威代表保尔森先生发言。

保尔森先生(挪威)：主席先生，祝贺你就任裁谈会主席。我也要简单地评论一下秘书长星期二缺席的问题，但也许是从与荷兰略有不同的角度加以评论。我并不认为他的缺席表明秘书长任何独特的特征，但也许是表明了裁谈会的某些特征。

裁军谈判会议并非联合国大会的一个附属机构。无论如何，裁谈会并非联合国系统的一部分。但是，裁谈会由联合国供资，这些财政资源已浪费了数年。这是各国政府的过错，而非联合国或秘书长的过错。因此，如果并在我们开始着手有意义的军备控制谈判之时，并从而证明我们有理由分享联合国经常预算之时，我欢迎秘书长来本会议，而不是对秘书长星期二的缺席表示遗憾。

主席：我感谢挪威代表的发言和他对主席所说的客气话。我现在请法国代表弗朗索瓦·里瓦索先生发言。

里瓦索先生(法国)：主席先生，请允许我祝贺你启动裁谈会今年的工作。你肩上的担子特别沉重，几个月来，人们表示期望加强活动，裁谈会 2006 年需要这些活动。我感谢你承担这一困难的任务，并请你向其他五位主席——他们将在今年协助并续任主席、向你将要任命的主席之友转达我的祝贺。

我们认为，本论坛六主席就一年活动的时间表采取协调的办法，使其能够以持续和反复的方式在全体会议上讨论提交裁军谈判会议的所有问题，这是一种积极的新方法。你已经做了宣布，并鉴于裁谈会今天所处的不尽人意的状况，我国代表团相信，如果围绕有效利用议事规则之下所有可用的力量，以协调的方式加以安排，连续几位主席的活动可为本论坛提供取得进展的前景。

两天前，在 2006 年届会开幕会议上，你呼吁大家为本论坛提供我们工作的新途径，本着这一精神，我们不仅努力听从你的呼吁，而且努力对其作出响应。大家知道，数年来，法国与瑞士在联合进行一项关键的民事基础设施审查。我们两国希望，在正式就这一问题介绍我们的想法之前，能够以完全非正式的方式，就此问题与在此的所有各代表团进行磋商。为此，我们两国代表团将于下个星期三下午 3 时 30 分，在万国宫内安排一次会议。我了解，会议室尚未确定。我愿感谢

(里瓦索先生，法国)

会议秘书处的合作，并尽快告知大家将在几号会议室举行这次会议。瑞士代表团和我本人有幸请大家与会。

主席：我感谢法国代表的发言和他对主席所说的客气话。我现在请德国代表伯恩哈德·布拉萨克大使发言。

布拉萨克先生(德国)：主席先生，德国代表团祝贺你担任主席这一崇高的职务，我必须说，我已经亲眼看到了你和你未来的同事所作的努力，尽力而为，努力早日着手工作，令人印象深刻。本代表团对此当然十分支持，并继续尽可能持支持态度。

你请我们大家简要地审视一下，我们在所从事工作方面目前的地位，我仅想借此机会谈谈这一问题。德国认为，昨天再次通过的裁谈会议程基本上以十诫为基础，对处理目前的裁军和安全问题而言，仍然是适当的。德国认为，所谓的“核心问题”——核裁军、消极安全保证、裂变材料禁产条约和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都仍然是主题，因为这些问题在国际议程上至关重要，考虑到了我们今天所面临的改变了的国际环境。这些问题如此长时间地列入国籍议程，这一事实证明，这些问题是多么复杂和难以解决，同时又是多么重要和关系重大。

考虑到各种不同优先事项和安全关注的一种全面办法，是裁谈会摆脱困境的最为实际可行的方法。关于工作方案的修订的五大使提议载于 CD/1693/Rev.1 号文件，我们认为，该提议仍然得到最广泛的跨集团支持，因为该提议顾及到裁谈会成员国在不同场合表示的各种不同立场、关注和优先事项。特别是，“禁产”问题已经成熟，可以在不带先决条件的情况下，牢记特别协调员的报告和其中所载的任务授权，立即着手工作，争取早日缔结一项不歧视和普遍适用的裂变材料禁产条约。我还要提到去年夏天作为本会议正式文件分发的欧盟的共同立场，因为其中已经有了一个商定的任务授权。尽管如此，德国仍然对任何折中的解决办法持开放态度，只要可就其达成必要的协商一致意见。

主席先生，德国支持你和各位续任主席打算采取的办法，协调有关工作，以提供最大程度的一致性和连续性。进行结构良好、重点明确和互动性更强的辩论，就不同的问题平衡分配时间，这是最好的办法。

(布拉萨克先生，德国)

探讨裁谈会重新开展实质性工作的各种可能备选办法是否可行，是裁谈会每一位主席的任务。但是，这项工作应当作为目前议程问题的一种可能的补充，而非替代，而且只有在其能够增进协商一致的基础时才可进行。

主席：我感谢德国代表的发言和他对主席所说的客气话。我现在请阿尔及利亚代表哈姆扎·哈利夫先生发言。

哈利夫先生(阿尔及利亚)：我要求发言，是要请尊敬的法国大使就法国和瑞士政府将要就关键的民事基础设施举行会议问题作出澄清。他建议星期三举行会议。第一，会议将在什么框架内举行？第二，我愿告知法国和瑞士代表团，21 国集团通常在星期三上午 10 时举行会议，以便确定我们不至于无法出席会议和参加讨论。

主席：我感谢阿尔及利亚代表的发言，我现在请中国代表邓女士发言。

邓女士(中国)：主席先生，中国代表团祝贺你担任裁谈会主席，赞赏你为推进裁谈会工作付出的努力。我相信，以你丰富的外交经验和杰出的才干，一定能够推动会议取得进展。中国代表团将与你充分合作。

在此，我愿转达中国新任裁军大使成竞业先生对你的祝贺。

裁谈会的工作计划问题意见讨论了多年。裁谈会 2006 年届会刚开始，我们又将踏上新的征程，为达成一致意见而进行新一轮的努力。我愿在此谈谈中方在工作计划问题上的几点主张：

一、工作计划不应该是少数几个国家的意志体现，而应该是全体成员国乃至整个国际社会意志的体现。外空、无核安保、核裁军、禁产等“四大传统议题”由来已久，就这四个问题分别展开谈判既有法理依据，也有意愿基础。经验证明，只就自己关心的问题开始谈判、对别人关心的问题置之不理的办法是行不通的。充分考虑各方的关切，制订一个全面、平衡的工作计划，是裁谈会走出目前困境的唯一出路。

(邓女士，中国)

二、比较而言，“五国大使方案”相对平衡，是目前得到支持最多、最有可能达成一致的方案。为推动裁谈会打破僵局，中方体现灵活，作出了重大妥协，接受了这个方案。我们将继续支持在“五国大使方案”的基础上达成工作计划。

三、外空武器化的危险与日俱增，国际社会为防止外空武器化和外空军备竞赛作出了大量努力。中方主张应该谈判一项防止外空武器化和外空军备竞赛的法律文书。裁谈会作为联合国授权的裁军和军控谈判机构，是谈判这一法律文书的最佳场合，应该尽早开展实质性的工作。

四、鉴此，对于上任主席秘鲁大使提出的削弱外空特委会职权的方案，中方是不能接受的。

主席：我感谢中国代表的发言和她对主席所说的客气话。在我请法国大使弗朗索瓦·里瓦索先生发言之前，我要告知大家，就星期三而言，我们将在下午 3 点 30 分举行主席磋商，现在至少有 12 位大使参加。里瓦索大使，请你发言。

里瓦索先生(法国)：我想，我们愿意同瑞士代表团一道，对时间表略作调整，也许将会议放到下午晚些时候，找一个时间，使尽可能多的人能够出席，这是我们所希望的，我们十分感激各代表团出席。关于会议的性质，正如我所说，这是一次非正式的磋商和信息介绍会，正如这些年来万国宫中就其他专题举行的会议一样。很明显，这绝不是裁谈会的正式活动，而仅仅是一次非正式会议，就像我们在此举行研讨会一样，使我们能够以最坦率和非正式的方式，尽可能集思广益，其好处是表明最有希望的前进道路。

主席：我感谢法国代表的解释，我现在请裁军谈判会议秘书长谢尔盖·奥尔忠尼启则先生发言。

奥尔忠尼启则先生(裁谈会秘书长和联合国秘书长个人代表)：十分感谢。我愿回答荷兰常驻代表提出的问题。我认为他提出的问题是中肯的，应当回答。首先，他问道，秘书长上次何时在裁军谈判会议发言，他问道，为什么裁军谈判会议秘书长——就是我——没有在场，然后他问道，我们何时能指望有一位新的裁谈会副秘书长。

(奥尔忠尼启则先生，裁谈会秘书长和联合国秘书长个人代表)

关于他的第一个问题，即联合国秘书长上次何时在裁谈会发言问题，我告诉你，我不记得确切年份，但是在上个世纪，问题并非秘书长不尊重裁军谈判会议。同我一样，秘书长坚信，裁军谈判会议，作为战略军备控制和裁军的有效工具，能够为世界节约数 10 亿美元的美元，世界需要这些经费用于环境的发展，用于健康、教育等方面。

自上个世纪以来，在联合国——我现在并不仅以裁谈会秘书长的身份讲话，而且还以联合国副秘书长的身份讲话——我们大家都期待着这一庄严的机构拿出成果。不幸的是，由于成员国的立场——你们比我更清楚，没有取得成果，因此，很显然，不大可能请联合国秘书长到一个除了程序辩论拿不出任何东西的机构去讲话。

裁谈会已不再是一个政治性很强的机构了，你们必须意识到这一点，因为你们不是在通过政治决定，因此，秘书长不来裁谈会讲话。如果你们取得了进展，毫无疑问，秘书长会出席裁谈会，鼓励大家取得更大的进展、发挥更大的独创性、取得更为实质性的成果。

关于我个人的问题，我不愿意公开解释我个人的健康问题，但我要告诉你，非常不幸，当天，除了紧急医疗检查之外，我的医生不允许我去任何地方。但即便我宣读了秘书长的贺词——我已经这样做了四年，这四年这里又发生了什么呢？你认为问题在于我没有宣读秘书上的贺词还是在于作为成员国你有一种立场呢？问题是什么呢？

30 年前，当我还是一名年轻外交官时，我经常在处理大会议事规则的委员会工作，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努力了一年多。我们动了议事规则，我们动了这一条，改了那一条，并修订了另外一条规则。最后结果是一无所获。但我们所要做的是按照任务授权处理程序问题。你们所要做的是处理程序问题。你们所要做的是处理实质问题。我遗憾地说，这一庄严的机构缺乏实质内容。

你谈到这一漂亮的房间，这可能对负面的辩论具有一些负面的影响。作为本联合国办事处的总干事，我把我们最好的房间给你们。这是整个万国宫里的一号房间，曾有人想把这一房间给另一个机构，但我当时仍希望、现在仍然希望，这个房间也许能帮助你们，因为我看不到能够帮助你们的其他可能性。我从你们的辩论中看出，只有这个房间的奇迹也许能够帮助你们。我希望有一天奇迹能够发生。谢谢你提出这一问题。

(奥尔忠尼启则先生，裁谈会秘书长和联合国秘书长个人代表)

关于副秘书长问题，这是联合国官僚机构的一个不幸的问题。被选中的人拒绝了，现在他们正在挑选另一人选。我告诉你，这不是我的特权。这是联合国官僚机构的又一个荒谬之处。我们在日内瓦工作，但他们在纽约裁军事务部作决定。因此，裁军事务部尚未向秘书长提出候选人，尚未最终向你们提出候选人，取代罗曼－莫雷先生。但据我从与裁军事务部人员接触中的了解，候选人将很快提出。

再次感谢你提出这些问题。

主席：我感谢秘书长提供的信息，并祝你健康。荷兰的兰德曼先生，请你发言。

兰德曼先生(荷兰)：当然，对这些严重的健康问题，我们表示最良好的祝愿，祝你早日康复，我确信这不过是时间问题。我还要感谢你，秘书长先生，感谢你答复如此开放。观点的不同并不是那么大，我提到的惟一一点我认为不大协调的是，一方面敦促我们请我们的部长来此，另一方面自己又缺席。正是出于我所解释的原因，我无法建议我国部长在这一阶段到日内瓦来。

我要谈一谈你在发言中提到的一点，即关于你振兴本机构的努力，我确信，作为艺术爱好者，你对此非常有鉴赏力。出于这一原因，我希望你就何塞·玛丽娅·塞尔的作品做些事情，如果你不做，裂痕将会扩大，而这是在你作为联合国办事处主任的权限之内的事。

但我要说的是，本机构的绩效也是与一个高效和干练的秘书处的绩效相联系的，而这也是你秘书长先生的职责，关于这一特定问题，我相信你也将转达此处迫切需要尽快有一位称职干练的主任。

主席：我感谢荷兰代表，我看到法国代表希望发言。里瓦索大使。

里瓦索先生(法国)：我不确定我们刚才的讨论有明确的结论。我愿告知荷兰同事，我们法国十分尊重荷兰欧兰吉王朝的座右铭：“行动而不报指望，坚持而不计成败”。正是本着这一精神，我国代表团不排除今年的部长级发言，根据可能

(里瓦索先生，法国)

出现的事态发展而定，并已经打算与来自各国首都的专家一道以适当的方式积极参与讨论，正如先生你所建议。我想我们都需要牢记这一点开展工作。

我还要向裁谈会秘书长表示最良好的祝愿。他不以裁谈会秘书长的身份、而以联合国副秘书长的身份发言。他讲的是真心话，没有人能够为此而指责他，但他同每个人一样知道，他在此仅作为裁谈会秘书长，因为我们是一个独立的机构，在这方面，在我看来，应该响应荷兰同事就裁军事务部在此的代表问题所表示的愿望。我们在此有一个得到普遍赞赏的裁军事务部的代表，因此我们能够正常工作。我必须指出，作为一个独立的机构，习惯的做法是，向裁谈会各集团提出副秘书长的人选，使我们能够确认其专业技能达到我们的很高的期望，因此我确信，在此有关程序将再次得到尊重。

主席：我感谢法国代表，我理解秘书长想要发言。

奥尔忠尼启则先生(裁谈会秘书长和联合国秘书长个人代表)：我要感谢法国代表提出这一问题，几个月来我一直在提出这一问题：尽快找到副秘书长的替代人选，他将处理这一问题。

对荷兰的同事，我要说，目前的秘书处和现任秘书扎莱斯基先生工作出色。你们大家都与他相识多年，如果是秘书处为裁谈会服务不好的问题，那么我们本会在几天之内就尽快纠正。不是这个问题。作为我的同事和朋友，我可以很坦率地告诉你，问题是裁谈会表现不好，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有这些程序性的问题，每天、每月、每年出现。不要忘了，我们就是裁军谈判委员会。

主席：谢谢你，总干事。是否有任何代表团希望在这一阶段发言？看来没有。我现在请裁谈会秘书耶日·扎莱斯基先生向裁谈会成员国通报 2006 年届会的组织方面问题，以及分配给裁谈会的资源问题。

扎莱斯基先生(裁谈会秘书)：主席先生，正如你所提到，我将向各代表团通报裁军谈判会议今年届会组织方面问题的信息。

如前些年一样，裁谈会每天有两次配备联合国所有语文同声传译的会议(上下午各一次)。会议的时间应在确定的三个小时的范围之内。

(扎莱斯基先生，裁谈会秘书)

裁谈会会议将在议事厅举行。如果代表团需要，可根据要求提供额外的会议室。在这种情况下，应当通过秘书处提前预订。

我谨通知各位，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中央规划和协调处处长已通知裁军谈判会议秘书处，“最近通过的联合国预算将对会议服务司按过去方式提供服务的能力作出一些新的规定和限制。尤其是，未排定的会议、临时举行的非正式磋商、正常时间以外的会议、非工作日会议和延长的会议或届会很有可能不会配备服务。另外，在常规情况下，迟交的文件不会比按照 10 周规则提交的文件优先得到处理。”

因此，谨请各代表团遵行各项有关措施，合理并节省地分发和利用文件。特别是，要作为裁谈会正式文件印发的所有文件，都应提前提交秘书处，同时提交其电子版，以利秘书处的工作。应避免文件的任何重复。而且，为了避免两次翻译同一份文件，拟在裁军谈判会议分发的任何文件，若业已提交联合国任何机构、特别是纽约总部分发的，请各代表团务必向秘书处通报。我还要强调，联合国的条例不允许将各代表团在全体会议上的发言作为单独的文件印发，因为这些发言已出现在逐字记录中，实际上已成为裁军谈判会议正式文件的部分内容。

如前些年一样，为了减少业务费用，只有含有需要会议采取行动的提案的文件才在会议室分发。将继续向裁谈会成员国和应邀参加其工作的非成员国提供数量有限的会前文件和参考文件。因此，请各代表团务必保存在今年整个会议期间所收到的文件，并在会议期间使用这些文件。

我愿在此阶段呼吁各代表团清理信箱，以便分发新文件。

鼓励各代表团更经常地使用裁谈会文件的电子版本，这些版本可以从正式文件系统(ODS)下载，也可以在裁军谈判会议网站上查阅。

最后，我谨提醒各代表团尽快向会议秘书处提交各自的委任书，以便尽快印发与会者名单。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是，为安全起见，请各代表团佩戴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所发给的身份牌。

主席：我感谢扎莱斯基先生的发言。耶日，请允许我对你说几句话。有你在我们身边，我确实十分高兴。没有你，我的工作会更为复杂和麻烦。

(主席)

我现在提请大家注意，阿塞拜疆、前南斯拉夫马其顿共和国和摩尔多瓦共和国请求参加裁谈会本届会议的工作，它们的请求载于大家面前的 CD/WP/541/Add.1 号文件。

按照既定做法，我请大家就这些请求作出决定，这些请求没有先在非正式全体会议上审议。我可否认为，裁谈会决定，按照议事规则，邀请阿塞拜疆、前南斯拉夫马其顿共和国和摩尔多瓦共和国参加我们的工作？

就这样决定。

主席：在休会之前，我要回顾，2006 年 1 月 31 日的下一次全体会议将是裁军谈判会议第 1,000 次会议。届时我将作一个简短的发言。然后我将请大家就与裁谈会有关的任何问题继续一般性发言。

今天的工作结束。

裁谈会下一次全体会议将于 2006 年 1 月 31 日上午 10 时举行。

上午 11 时 20 分散会

-- -- -- -- --